

# 好好拍電影的文念中

## 香港電影路上 一枚不停運作的齒輪



● 文念中首執導筒，拍許鞍華的電影故事。

● 身後的攝影作品是一組他很中意的動態，取捨不下，便都放上了。

抵達文念中在灣仔辦的《Side。晒》攝影展的時候，他正在修塗海報上的字體，一支馬克筆一點一點精細地塗成自己想要的樣子，「原本這個展示板上是沒有這個的，」他指着一道繩索綁成的吊梯說道，「但我覺得這個位置太空白了，就連夜加了一個。」

●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

去年，文念中將其過往攝影作品重新整理，於近日展出的《Side。晒》展覽中曝光，這些創作大多在他工作的拍攝片場捕捉。談到展覽名字的由來，他笑言以「食字」向大家開一個玩笑，期待向觀眾展示鏡頭下的至愛珍藏，分享回憶中非常難忘的那些瞬間。

### 《Side。晒》曝光片場實況

文念中幾乎把這次的攝影個展辦成了自己多年來影視作品的回顧。「我在內地拍的一些年代片，我發現現場的群眾演員的表情很有趣，他們總是有一個『等樣』，從早等到晚，等拍攝、等放飯或者等收工，他們的表情有種……不知道怎麼形容的『等』。」他介紹整面牆的命名為《臨時演員》的作品說道。

隨後，他指着一幅水滴倒影、絢爛燈光的攝影作品說：「我記得當時沒在拍攝的時候，這兩個小朋友就在玩1、2、3、木頭人，我覺得那些燈和場景很特別，所以我特地放大了這個場景。」

除此之外，展覽還有一些拍攝《黃金時代》的湯唯、《花樣年華》的張曼玉與梁朝偉、新戲取景地等等，整個展覽其實沒有特地去設計一個主題、要表達什麼，但又彷彿充斥了對香港電影的千言萬語。

### 執導筒許鞍華電影故事

2020年，文念中首執導筒的紀錄片《好好拍電影》上映，這部電影以他欣賞並合作數次的導演許鞍華為藍本，記錄了一個電影導演對香港電影的深情，「不是為了拍電影而拍，只是想拍許鞍華，」文念中說，「做導演你一定要有一件事想表達，而不是首先想做導演，再去找一件事來說。」是不是所有事情都該有個原委呢，其實就如同照片記錄一個瞬間，影片講述一段時間，箇中飽含的情感最好不用語言。

在香港做電影的人很特別，他們

彷彿都受得起響噹噹的名字，擔得起沉甸甸的獎項，然而一旦涉及到電影本身，他們全變成了輕飄飄的一堆不停運作的齒輪——許鞍華、徐克、施南生……直到文念中，他們在電影裏都是組成這個偉大工業的一部分工具，變成了導演、製片人、美術指導，他們不再是自己。文念中拍許鞍華，沒有迴避，也沒有仰視，就是跟隨她，將一個為了香港電影兢兢業業一輩子的人方方面面拿出來給人看，沒有煽情，甚至毫無修飾。

電影人導演的紀錄片有前者，但《好好拍電影》顯然不同於大部分同類電影，文念中帶著攝影機，就像一雙漸漸趨近於許鞍華的眼睛，片段日常且鮮活，沒有什麼答案要去尋找，也沒有什麼前因後果，時光就是這部紀錄片的底色。文念中說：「我和許導演合作很多年了，在2016年拍《明月幾時有》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在不同地區都有屬於電影人的紀錄片，但香港就很少，我覺得許鞍華這麼特別，是個很值得被人認識的導演，就從那時候開始籌備和拍攝這部紀錄片。」對於他來說，拍這部電影沒有什麼個人的出發點，完全就是對許鞍華的欽佩和欣賞。

文念中形容一向從事的美術指導工作是「誤打誤撞」，但事實上，本就學美術的他經過推薦入行做電影發行，後又兜兜轉轉回到美指位置上，怎麼看都是一種命裏注定。但入行的時候長了，反而沒有什麼指向性明確的選擇，「我這個工作崗位不是演員、不是明星，並不是說看完一個劇本，不喜歡就不接。」他說道。

工作的安排是看時間、檔期，但文念中有自己的偏好，「有些電影是看完劇本就會有一個畫面在，有靈感了就去和製片人聊。」比如拍《伊莎貝拉》的時候，因為導演彭浩翔本身就知道自己想要什麼，「那種懷舊的風格比較有共鳴，也是我自己想做的，所以就做得很开心。」



● 文念中拍攝多是瞬間的捕捉。



● 文念中修飾現場海報字體。



● 於《黃金時代》拍攝期間的作品。



● 攝影展仿似香港電影工業的縮影。

### 「我對獎項沒有渴望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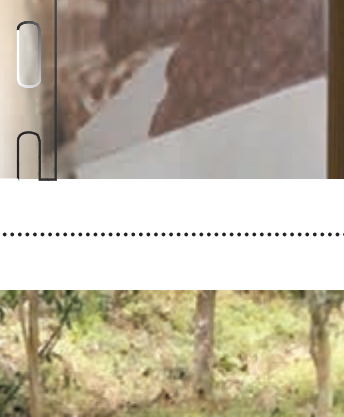
「拿過很多獎」誠然算得上文念中身上的其中一個標籤，金像獎的「最佳美術指導」和金馬獎的「最佳造型設計」，甚至到今年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，提名的不勝枚舉，獲獎的亦可圈可點。「做到一部自己有滿足感的電影比較重要，我這麼多年拿到的獎都是幸運，沒有和什麼『大佬』撞上，這些都是看天，」他緩緩說道，「所以不會特別渴望。」

與許鞍華導演的「十年衰運」不同，文念中遇上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，入行便馬不停蹄地拍。亦和許多旁的電影人同樣地，他歷經了香港電影高產到式微的顛簸三十年，「最近幾年拍很多新導演的戲，因為大預算的電影越來越少，新導演能拿到的資金一定不多，但是不同的條件就會有不同的考量，就好像回到最初的時候，在有限的預算裏做突出的東西。」他說道。在其位謀其職，文念中心中對電影有的敬畏來自經驗，「每部戲都是趕時間的，每部戲都是缺錢的，所以每一步都要小心謹慎，不要衝動。」

入行拍了大半輩子的戲，文念中最喜歡的作品還是他首次擔任操刀美術的《初戀戀後的二人世界》，「癡癡地。」他笑說。



● 在《花樣年華》拍攝現場他捕捉的演員的不同狀態。



# 德國青年羅伯特拍少數民族紀錄片 讓世界看到「多彩中國」

在湖北恩施民族學校上了一堂土家語課、在廣西龍勝黃洛瑤族村寨體驗竹筒燒烤、在貴州三都水族村寨認「乾媽」過端節……24歲的德國青年羅伯特阿道夫近半年來的中國奇妙之旅，不僅體驗到中國少數民族的熱情，他也把中國少數民族的生活分享給世界。

因小時候看《花木蘭》電影，羅伯特就對這個東方之國的歷史和文化充滿興趣。2017年羅伯特隻身一人來到中國，又因來中國第一口吃到的食物是包子，他給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「包子」。

在中國生活的幾年間，羅伯特在一家德企工作，因性格開朗且謙虛好學，羅伯特很快融入到「中國朋友圈」，並從零基礎迅速掌握了中文。一次偶然，羅伯特在旅途中接觸到中國的少數民族，讓他萌生了想要拍攝一部關於中國少數民族紀錄片的想法。

### 真實記錄少數民族生活

「沒來中國之前，我不知道中國有56個民族，而且各民族之間相處很融洽。」羅

伯特說，56個民族就拍成56集紀錄片，把中國少數民族獨特的文化分享給全世界。

2021年年中，羅伯特啟動拍攝計劃，並邀請3名中國朋友加入自己的團隊，從江蘇自駕出發，開始了拍攝之旅。一路上，羅伯特和朋友途經湖北、廣西、貴州等地，記錄下居住在那裏的土家族、苗族、侗族、布依族、瑤族、水族等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和傳統文化。

「我就想記錄生活，他們生活是什麼樣的我就拍什麼樣的。」羅伯特坦言，每集的視頻拍攝都沒有腳本，所以每一集都很特別並充滿樂趣，因為每天的生活都不一样。

貴州三都水族，是羅伯特這段時間拍攝以來印象最深的一個民族。因為喜歡在短視頻平台分享生活的羅伯特，遇到了當地同樣也喜歡拍短視頻的水族阿姨，「那個阿姨五十多歲，一見面她就把我當她的『乾兒子』，特別熱情。」

在三都水族自治縣，羅伯特和朋友們待了一個星期，不僅記錄當地民眾生活和趕集場景，還與當地少數民族一起過水族最



▶ 羅伯特和廣西黃洛瑤寨婦女一起摘百香果。

▶ 羅伯特和貴州黃平革家婦女合影。

隆重的節日——端節。「端節是當地慶祝豐收的節日，所以每天都在村民家裏吃各種好吃的食物和米酒，感覺就跟家人一樣，沒吃飽沒喝醉都不讓走。」

拍攝期間，羅伯特也會以短視頻的形式將他的所見所聞在抖音、快手、Youtube等網絡平台上分享，這引來不少中外網友的關注和點讚。

「很多外國朋友看到視頻，都驚訝於中國原來還有那麼多美麗的地方和獨特的文化，他們都期盼着新冠疫情快點結束，要親自來中國感受和體驗，這也正是我拍攝想要實現的效果。」羅伯特笑道。



### 在民族村寨感受家的溫暖

在拍攝之餘，羅伯特也看到中國的鄉村不僅有寬敞的馬路，許多村民還住着精緻小樓房並在家門口就業，把家裏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。「有些人沒來到中國之前會覺得中國窮，現在的中國不僅很現代化，鄉村都建設得很漂亮，交通也很便利。」

目前，羅伯特和朋友正在中國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——西江千戶苗寨進行拍攝，因貴州少數民族眾多，他們已在貴州待了2個多月，「感覺得待到中國春節才能結束貴州拍攝之旅。」

每去到一個少數民族生活區域，羅伯特也會與遠在德國的親人打視頻電話，讓親人看看這裏居民的精美民族服飾、特色美食以及風俗。有時，羅伯特的父母會用「你好」等中文，與視頻裏的村民打招呼，甚至還會聊上幾句。

「雖然離德國的家很遠，但無論去到哪里總能遇到『家』，少數民族非常熱情，他們把我當家人一樣對待。遇到那麼多的少數民族，也讓我對中國的文化愈加感興趣。」羅伯特說，將會繼續用心拍攝，把中國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向全世界分享。

● 文、圖：中新社